

特70

508

節齋遺稿

上下

205224-000-5

特70-508

節齋遺稿

森田 節齋 / 著

M43

EDV-0274





節齋遺稿

上下



節齋遺稿目錄

卷上

上中川親王書	.....	一
上内藤某書	.....	六
上備前侯書	.....	八
與江木晋戈書	.....	九
再與江晋戈書	.....	一三
與篠崎小竹書	.....	一八
再與篠崎小竹書	.....	二一
與後藤世張書	.....	二七
與賴士剛書	.....	三〇

節齋遺稿目錄



與谷藤川二子書	三三
與齋藤有終書	三四
與藤澤東咳書	三八
復南陽師書	四一
復藤井兩香書	四二

卷 下

蒙齋遺稿序	一
魏批孟子牽牛章序	二
竹外二十八字詩序	三
遜齋遺稿序	五
產論脩飾序	七

竹窓夏課序	八
送賴士剛遊江戶序	九
名和公畫像記	一一
原田龜太郎畫像記	一三
種龍園記	一四
平綠亭記	一五
謙受堂記	一七
古岳庵記	一九
題大石主稅畫	二〇
題獵犬圖	二一
與西門大夫	二一
跋源烈公真蹟	二二



三代官傳……………三二  
 中賢女傳……………二六  
 肅翁敬業二先生傳……………二九  
 福島芳翁傳……………三一  
 西川懿傳……………三三  
 烈女阿富傳……………三四  
 俳優中村芝翫傳……………三六  
 左衛門尉楠公警塚碑……………三八  
 小野新四郎遺愛碑……………四〇  
 中原蕉齋墓碣銘……………四二  
 久保田翁墓碣銘……………四三  
 小野鶴齋墓碣銘……………四六

鴨井熊山墓碣銘……………四七  
 井上竹苞墓碣銘……………五一  
 河野桂陰墓碣銘……………五二  
 女孟墓碣銘……………五三  
 山路延太郎墓表……………五四



序

文貴乎簡明快雅潔之謂簡文貴乎鍊穩妥暢達之謂鍊爲  
詰屈艱澁爛熟萎蕪而誇其簡鍊未足與語文也若我師節  
齋森田先生之文可謂簡而鍊者矣先生少從山陽賴氏學  
古文旣而遊于昌平學與安井息軒鹽谷宕陰交相共磨勵  
切劘居數年去歸京師下帷教授先生於古文最喜遷史如  
項羽本紀蕭相國留侯世家伯夷孟軻荀卿淮陰侯李廣游  
俠滑稽諸傳及序贊大抵背誦之以故其所作誌傳尤得龍  
門神髓雖尋常鑿卜胥吏之徒一得先生之筆神情躍々如  
見其人設令其翱翔館閣傳賢豪英傑卓犖奇偉之士其可  
觀豈止于此哉先生爲人狷介與世不遇中年去京師寓三  
備間轉客淡路紀伊坎軻落魄以歿而息軒宕陰膺幕府辟



爲昌平學教官極儒林之榮嗟人之遭遇未易測也然先生樹文旗關西領袖後進其於二氏隱然若一敵國其遭遇雖異爲文章開正宗法門則未嘗不同也先生常教諸生曰凡讀古文須就白本熟讀之沈潛反復咀嚼玩味自得其妙若胸無定見依古人論評則是矮人觀場矣諸生謹守其教各有造詣雖以恒之無似亦得少窺古文之門牆者實先生之賜也頃者與同門那珂通高島田泰夫柴原和片山重範等會談及先生遺藁皆曰先生生既不遇死又忍使其文湮沒哉於是相謀裒輯遺文拔其尤得四十餘篇釐爲二卷公于世先生嘗言余之嗜文過食色孜孜斲斲斲斲而後已但得傳後者二十篇則足矣嗚呼先生之於文不貪多務得如是其簡鍊不亦宜乎

明治十五年三月

日向 四屋恒之撰并書



有文

庫

遺稿卷上

中川親王書

大和 森田益謙藏著

益竊謂自古天下有非常之變必生非常之英傑以濟之弘安之變有若北條時宗元弘之亂有若大塔宮方今外夷連窺邊陲實皇國開闢以來之變也天下豈無大塔宮時宗其人乎以益觀之殿下及水戶權中納言其人也殿下相鳳闕於西納言佐幕府於東共以一身任國家之安危天下之士皆曰二公在焉西虜雖猖獗可以無虞矣既而殿下遇姦吏之毒在幽囚中數年納言仆而復起遂以病薨萬生遑遑不



知所嚮。幸而主上聖明。拔殿下於幽囚中。舉爲輔翼。而幕府亦舉納言之子刑部卿。以輔其政。於是四海如再見日月。歡聲載路。今春有人傳殿下罹篤疾。殆將不起。益聞之。竊爲天下憂之。門人三宅高幸。蒙殿下寵遇。久列近臣。頃自京歸。詳陳貴恙復常之狀。益欣躍之餘。不顧卑賤。因高幸奉一書。以陳所志。唯殿下諒察焉。益山野之鄙人。素無家國之責者。然亦皇國之一人也。今生天下多事之時。欲竭力王事。自顧質愚才短。一無所長。唯少小喜讀書作文。常謂文有大小難易。自度其能而爲之。可以立功矣。又謂不獨刀劍爲殉國之具。文筆亦殉國之具也。文筆爲殉國之具。姑舍之。益請先論文之大小難易。方今操觚之士。好議防海事。夫海防策豈容易乎。非胸貯萬古。氣吞八荒者。不能也。且方今支那學遍五大

洲。外夷往復書。亦并用漢文。然國體所關。誤一言貽耻於外國。豈可輕爲之乎。是皆文之大而難者也。爲人傳紀。條理分明。不失其實。是文之小而易者也。夫大而難之文。非益所能也。小而易之文。益自以爲能之。况小而易之文。當今之時爲之。其功未必不勝大而難之文也。益請爲殿下陳之。非敢爲放言高論而誑殿下也。夫方今之務。在作士氣。作士氣。無如監古氣節之士。監古氣節之士。無如監今氣節之士。而今氣節之士。莫如櫻田十七士。及阪下六士。十七士。期萬死不顧一生。斃權臣於一擊。名聲震海內。延及外國。六士則雖志不成。亦足以破權臣之膽焉。要之。此二事可謂空前絕後之舉矣。然而天下氣節之士。不止此也。京師及列藩之士。以議時事。就囚被刑者。數十百人。雖如徒死無益於國者。然啓櫻田



四  
阪下之舉者此輩也。其忠何可沒乎。益謹拜觀壬戌八月二日之詔勅。凡死事者。以禮收葬。使子孫祭祀不絕。是叡念深憐氣節之士。欲其有後也。既欲其有後。則欲其傳後也。亦明矣。蓋叡念欲命史臣傳之。而未遑也。益不肖固非其任。然自度其能。如前所陳。則未必不能之也。如使益奉令得執筆。益倣遷史列傳體裁。先叙京師及列藩氣節之士。次之以櫻田十七士。阪下六士。其他憂國死事之士。採收無漏。或別記之。或合序之。錯綜變化。要覩其忠義之迹。且夫好善疾惡。人心之所同然也。益又倣劉向附孽嬖於烈女傳後。序姦臣長野主膳島田左近之徒。別爲姦賊傳。以附氣節傳後。讀氣節傳者。益知姦賊可疾。讀姦賊傳者。益知氣節可貴。則其感發人心何如也。不獨此而已也。西夷已解漢文。今傳其書於彼。彼

知皇國有人。必將膽落氣沮矣。側聞攘夷之廟議已決。戰期在近。所恃以維持國家者。獨有志士耳。志士集輦下者數千人。皆不待召募而來。以待攘夷之令。彼雖無求於當世。豈無求於千歲之後乎。若使此輩讀之。其奮發興起。必有倍平生者矣。則其書之有功於當世。豈區區海防策之比乎哉。益故曰。小而易之文。當今之時爲之。其功未嘗不勝大而難之文也。果非爲放言高論而誑殿下也。雖然。益言亦未免過激。何者。益所稱姦賊。其子孫多存。益此言恐觸其意。然不直則道不見。益雖以此罹禍。不少怨悔。嗚呼。十七士以一劍斃權臣。益則欲以筆鋒誅姦賊於既死。豈敢惜一死乎。益故曰。不獨刀劍爲殉國之具。文筆亦殉國之具也。願殿下憐益愚直。使益得奉令書之。則益專用力於此。編成一書。以垂勸懲於後



世是益之志願也。納言雖薨。遺文存焉。讀之猶有生氣。想殿下亦必有所著矣。使益得寓目。雖未仰清光。亦可以自壯焉。益誠惶誠恐頓首再拜。

上內藤某書

森田益謹再拜。奉書內藤明廷執事。益少小好讀書作文。漫遊四方。常欲叙天下忠臣孝子貞女烈婦。及文武異能之士。爲一書以傳于後世。竊謂記天下之事。先自我鄉始。因以所見聞質於鄉之父老。上自代官。下至甲頭。苟可傳者叙列之。名曰桑梓景賢錄。今謹淨錄一本以奉呈。若賜覽觀。或有裨補治化者矣。蓋吾大和之治。上有奈良奉行。而下有五條代官。其以賢稱焉者。奉行推三浦君。而代官則未有過於矢島

君者也。是益所以爲三代官傳。尤注意於矢島君也。然益謂天下州縣之治。必守與令合。而後得以成功。守令不合而欲成功。亦難矣。方矢島君之時。上有如三浦君者。則其政績必不止此。方三浦君之時。下有如矢島君者。則其政績亦豈止彼乎。其不同時。亦國民之不幸也。今執事在任僅二年。仁厚之澤被四境。而川路君爲奉行。賢名噪於時。蓋執事今之矢島君。而川路君則今之三浦君也。嗚呼。前有三浦君。而無矢島君。後有矢島君。而無三浦君。今也兩賢同時。而其交尤善。實可謂奇遇矣。國民之幸孰大焉。誠使兩賢左提右挈。同心爲政。則數年之後。執事之政績。必有倍於矢島君者矣。益將記之以爲天下守令治民之法焉。瀆冒威嚴。惶懼無已。益頓首再拜。



上備前侯書

森田益頓首再拜。白備前侯閣下。竊聞閣下嚮得益所著名和公畫像記於鴨方侯。稱讚不措。爾後數取拙稿賜覽觀。如益之文。淺陋不足道也。顧天下之廣。豈無驚人之奇文乎。因欲得近人文可觀者。致之左右而未果也。頃者幕府臣林長孺。寄示文稿數卷。篇篇雄奇。就中戰論二篇。尤切時務。彼在十餘年前。預論今日之形勢。如親見之者。其識可驚。而膽本胡澹庵封事序。可以見其氣節矣。四得錄。以流麗之筆。寫奇絕之山水。讀之使人飄飄欲仙。如以術鼓舞山民。得其歡心。可以其見才略矣。嗚呼。文章才識如長孺。豈易得乎。因鈔數篇。各加批評以奉呈。四得錄。有佐賀侯題辭。得閣下之一詩。

附卷末。前後相輝映。則不獨長孺之光榮。亦文苑之美觀也。閣下許之否。文鈔一閱之後。幸致之鴨方侯。益頓首再拜。

與江木晋戈書

森田益頓首。致書江木晋戈足下。僕向在備中。聞足下爲先師山陽先生行狀。竊喜以爲必傳信之文也。今春來京師。熟讀其狀。大違所望。如足下所狀。先師行實。不足傳信於天下後世也。何以言之。凡行狀之體。大義之所關。必書而詳之。學術之所源。必書而明之。不必諱者直書。書而不失事實。是之謂傳信之文。今視足下所狀。大義之所關。書而不詳者有之。學術之所源。書而不明者有之。有不必諱而諱之者。有書而失事實者。今舉以質之。夫三年之喪。古之制也。後世風俗澆



十  
漓。古禮頽廢。行之者幾希。先師獨奮於流俗之中。卓然能行古禮。居春水先生之喪三年。亡論其不赴宴會。不敢御酒肉。不敢妄言笑。操行之堅。人或疑出於矯情。然僕以後來奉養母夫人而盡驩心。知其發於誠心。非矯情矣。豈可不書而傳之乎。今足下所狀。不過喪除云云數語耳。夫唯書喪除。人以爲行俗禮。豈知其行古禮乎。是僕所謂大義之所關。書而不詳者也。先師之學。以經世爲主。於宋儒之說。不肯信奉。其著書布在世。不必須多言也。足下乃曰。學主洛閩。而不甚墨守。夫所謂主洛閩。而不甚墨守者。深信性命理氣之說。瑣義末說。有小異同之謂也。豈如先師之於宋儒之謂乎。或以春水先生學主程朱。爲之保護乎。古今父子異見者多矣。何必保護之爲。是僕所謂學術之所源。書而不明者也。先師少時嘗

潛出國。爲追者所獲。拘於一室。人多以此議先師。先師固不爲無過矣。然此時先師齡甫弱冠。卓犖之性。苦藩法羈縛。不能伸其豪氣。故潛逃走耳。雖不免一時貽父母憂。然後來學業文章。震耀一世。足以償其前過矣。况中年以後。深自悔恨。毅然以名教自任。則直書之。反足見先師之所以爲先師矣。今足下所狀。無一語及之。蓋諱之也。是僕所謂不必諱而諱之者也。先師晚年。學益高識益深。獨其放情於邱壑。於危酒。每有良友佳客。動過飲宿醒。僕所嘗親見也。足下乃曰。飲酒有限。限盈不過一杯。是僕所謂書而失事實者也。夫書而不詳不明。諱而不書。書而失事實。則後之讀其狀者。何以知先師之爲人乎。僕故曰。足下所狀。不足傳信於天下後世也。然足下之意。必曰。書而不詳不明者。吾將追而詳之。明之。若夫



先師之過。則我不忍書之。僕以爲不然。忍書其小過者。有大不忍者也。何者。諱其小過而不書。則人將疑其大節大義之或非實。是欲掩其小過。而使其大節大義不傳於天下後世也。抑足下所狀。失體更有大於此者。夫烏原酒樓。非享親之地。先師欲奉驢心之餘。偶至此耳。不叙可也。足下乃張大其事。叙之曰。朱觥銀盤。盡其豐美。又曰。以去國闕定省。深自悔恨。欲報其罔極之萬一。而春水先生既逝矣。故欲報之母夫人也。僕讀至此。不覺廢卷而大息。夫先師之於母夫人。粉骨碎身事之。猶以爲未足矣。何況口體之奉乎。嗚呼。先師之心。爲足下所誣。不明於天下後世。使先師之靈有知。則僕決知其不瞑於地下矣。願足下改之。其誣者。宜則而去之。諱而不書。書而失事實者。宜直書而無謬。是僕之所深望於足下也。

足下若曰。吾文一出。傳播海內。雖知其非不可改。則非僕之所知也。僕臨作此書。又慮其事實或漏也。遍就社友而問之。宮原士淵曰。先師少時。刻意立言。常書座右。自警曰。汝欲與草木同朽乎。是足以見後來大著作之成。非偶然也。又聞之一友某曰。先師再奉母夫人遊芳野。至所謂一目千本。櫻花爛熳。知雪母夫人大喜曰。吾願足矣。先師平生不見喜愠色。於是喜溢顏面。曰。得阿母之一言。勝爲宰相矣。是足以見其事母之誠矣。此二事。僕與足下未及知者。今併書以備採擇之用。時維嚴寒。伏惟爲道千萬自重。益謹白。

再與江木晋戈書

益白晋戈足下。向者僕不自揣。論高著山陽先生行狀。其後



辱復書。反覆辨論。使僕再陳所見。僕宜卽答。而自春尾得疾。入夏苦熱。懊懣殊甚。屏筆硯絕應酬。所以稽緩也。足下幸恕焉。秋來新涼漸生。病體稍佳。乃取所賜書。再四讀之。大抵高意與愚意異者三焉。僕既於前書言之矣。足下未了僕意。蓋以僕言未詳也。因再陳愚見以質之。僕謂先師之學。不信洛閩。足下以爲主洛閩。因舉先師平日之言。及書後之說以爲證。夫足下知以先師平日之言爲證。而不知以書後之說爲證。知以書後之說爲證。而不知以評點孟子之說爲證。足下舉先師平日之言曰。程朱之說。大處不可易。是似信程朱。然不指其所謂不可易者安在。是豈足以爲證乎。又舉書後之說曰。程朱說性論道。古來傳說云云。是又似信程朱。然不指其所謂傳說者安在。是亦不足以爲證也。獨評點孟子之說。

明白可證。論齊宣王好色。章曰。非如理學家以天理人欲責人主。又論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章曰。孔孟立教。皆平易明白。豈如後儒存養致知。多少事目。艱深拒人哉。夫洛閩之學。以存天理去人欲爲主。其工夫不出於致知存養之二途。而先師之言如此。何以見其主洛閩乎。其他於大學取古本。及不信夫子刪定六經之類。不取宋儒者。不一而足。足下乃曰。學主洛閩者何也。先師逃走之事。僕以爲不諱而可也。足下曰。春秋之法。臣爲君諱。則爲之弟子者可爲師諱。甚矣。足下之過也。夫春秋臣爲君諱者。以其君有不忍言之過也。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苟改焉。不可謂之過也。故古之人。不貴無過。而貴能改過。使先師不改過。則諱之可也。改之如前書所陳。則何必諱之。昔者徐元直少不羈。得罪下吏。後勵行



十六  
以孝著。周處橫暴。爲州曲所患。後折節讀書。以忠烈名。此二子者。皆能改過。至今稱爲美談。夫先師之過。未若二子之甚。而其改過之勇。殆有過焉者。今直書無隱。可以與二子媲美於千載之上。足下乃欲諱之者何也。竊疑足下而豈有不察於此二者乎。而不然者。抑有故焉。蓋世俗之習。見議宋儒者。則不論其當否。群起而排之。目以異學。聞人過。則不問其新古。囂然非之。以爲非儒。故足下之必曰學主洛閩者。懼人議先師之學也。必欲諱其過者。懼人議先師之行也。足下爲先師禦侮。其意非不忠厚。然僕以爲先師不屑也。何者。先師夙抱經世志。不得一試之。故著外史及政記。以待知己於千載之後。豈懼區區世俗之譏乎。記島原酒樓之事。僕以爲足下紀述之失。至誣先師。足下乃以爲僕所疑在詳記飲食奉養。

夫詳記飲食奉養。非僕所疑也。僕所疑者。疑其非享親之地也。非疑非享親之地也。疑其曰春水先生既逝。故欲報之母夫人也。果如足下之言。則先師之孝。止於口體之奉。而設令春水先生在。則其奉母夫人之驩者。將或減乎。是其失體之尤甚者也。如前之二事。雖非直筆。爲先師禦侮。足下猶有辭。至於後之一事。足下豈有辭乎。雖然人誰無過。先師少時之過。在行。足下今日之過。在筆。在行之過。小則久而滅。在筆之過。雖小久而不滅也。然先師能改之。僕不謂之過。今足下亦改之。則僕豈謂之過乎。願足下改之。僕之爲此言。非不知忤高意。然默而不言。是負足下。并負先師也。負足下僕且不敢。况負先師乎。唯足下諒察焉。來諭云。居喪之事。僕之言有與詩鈔編次齟齬者。不考訂恐致人疑。僕因遍就同社而質之。



秋吉雲桂者。先師之舊門人也。爲僕道。先師三年不脫喪服。不出戶外。決無遊行之事。其與詩鈔齟齬者。必編次之誤也。此言似得實。足下追補之狀中可也。聞足下答書。遍質之於同社。同社之評何如。僕前書。社友評之者。在京爲牧信侯及宮原士淵。在江戶爲野本萬春石川君達。而美濃則村瀨士錦也。士錦說全與僕同。他則大同小異。以事係先師。欲反覆討論。求其確實耳。北條進之。近爲何狀。請亦以此書質之。益白。不宣。

與篠崎小竹書

森田益謹白。小竹先生函丈。向者先師山陽先生遺稿之成。先生序之。江木晋戈。爲行狀附之。益得其新刻本讀之。先生

之序。似不甚用力者。至晋戈所狀。則其失體尤甚矣。故頃作書。與晋戈論之。今淨錄一本。奉之函丈。以乞正。夫晋戈所狀失體。責在晋戈。則先生之序。不甚用力者。不得不訴之於先生。因陳鄙意。質之左右。先師詩鈔序。先生奮一生之筆力爲之。海內傳誦。遺稿序。其所關係大於詩鈔。則其用力宜倍詩鈔。而不然者。蓋有故焉。詩鈔之成也。先師尙在世。故先生奮力爲之。至先師沒。則以爲世無知己。故不甚用力耳。夫以死生異其心者。非君子之交。且自古才俊之士。多不同時。偶同時。或不相容。先生之於先師也。生同其時。而交亦兄弟不啻。可謂奇遇矣。今先生奮一生之筆力爲之序。則海內傳誦。以爲美觀。必有倍詩鈔序者矣。而不甚用力。豈非可惜乎。蓋先生之文。間間起筆於先師生時。與先生相話。有情有色。真老



手段固不待益輩之贊揚也。但至於于忠肅不相時而退。與王文成當世宗議大禮。不答門人之問。則雖先師之實話。舉以證之。微似不倫。先生謂先師曰。君用全力於國史。非識超人乎。先師曰。兄涉百家。能守洛閩之平實。亦可謂有識矣。是雖二先生一時偶然之話。非相知之深。安能至此乎。何者。從來爲史學者。詳于彼而畧于我。先師用全力國史。著外史及政記。先師之識超詳儒者。實在此。是先生之所以獨知先師也。近時學者之弊。稍稱有才者。以立異言。駁先儒爲事。以先生之才力。苟欲立異言。何難之有。而守洛閩之平實。先生之識超群儒者。亦在此。是先師之所以獨知先生也。非先生不能知先師。非先師豈能知先生乎。二先生相知之深。至於此。若通篇以此意貫之。往復錯綜。成一篇好文字。則不唯爲美

觀。庶幾乎無識之徒。自省而知所耻焉。益之所見如此。其言可取則取之。不可取則教之。是益之至願也。抑遺稿之選。不滿愚意者。又不得不訴之於先生。益以爲遺稿以文爲主。如其詩。選尤佳者。不貪多而可也。今乃不論佳否。一切載之。且不畧選者名。或曰。後藤世張選之。或曰。世張校之耳。非選之也。雖未審孰是。要之更選爲妙。先生以爲何如。益今卜居京師。然無妻無子。飄然一書生耳。先生有命。卽日下江而乞教。不難也。伏惟先生憐其愚。恕其狂妄。辱教則幸甚。幸甚。益謹白。

再與篠崎小竹書

益白。賴立齋從浪華廻。得先生所賜復書。縷縷二千言。其大



要教僕以變氣象之說。因舉僕過失使改之。其言諄々。如父兄之於子弟。僕讀之。感喜並至。僕資性崛強。平生無他嗜好。唯耽酒。於世之儒名而市行者。直奴視之。以爲此輩不直一文錢。醉則極口罵詈。人以為狂。而不顧也。今反覆來書。然後知僕之過不小矣。夫僕以益爲名。以謙爲通稱。欲謙而受益。誠如高諭。今乃取倨傲不遜之名。是負名稱也。然至今改之。不害爲善人。因節酒慎言。欲以及其餘。夫使僕知過者。實先生之力也。敢不拜其賜。然來書中可疑者不少。欲舉質之函丈。恐再獲罪。執筆踟躕不決。既而以爲長者辱教。疑而不質。是背厚意也。故不顧不敬。敢陳鄙意。僕稱山陽曰先師。先生曰。兄從山陽。一二請詩文之正耳。未及傳其道。不宜稱先師。稱先師者。蓋以山陽名高。假其威畏後輩也。僕之假其威畏

後輩與否。世人自知之。不必辨也。至於未及傳道者。不得稱師之言。則僕甚惑焉。夫遊夫子之門者三千人。傳其道者七十子耳。則七十子之於夫子得稱師。而其餘不得稱師乎。七十子中。尤能傳其道者。不過顏曾冉閔數子耳。則顏曾冉閔之於夫子得稱師。而其餘不得稱師乎。果不得稱師矣。不知當何言以稱之也。遺稿之選。僕以爲不滿愚意。先生舉世張之言曰。遺稿係山陽手定。然僕聞之。遺稿之成也。浪華善肆某。因嗣子餘一氏。獻一本於藝侯。餘一氏以其選不滿意。不肯獻。果使其手定。則嗣子何不獻也。故僕以爲非手定。先生猶以爲手定乎。僕謂先師沒後。先生不甚用力於文。先生曰。僕不爲山陽誌銘者。自知非其任。不敢也。兄乃曰。山陽沒而世無知己。故不甚用力於文。是不知僕也。吁。何其事之左



也。僕所謂不用力者。謂不用力於遺稿序也。非謂不爲誌銘也。今先生乃以不爲誌銘爲言者何也。僕論高文中舉世宗議大禮。誤脫世字。宗字作宋。先生曰。宋之大禮者。濮議也。兄知濮議。而未知嘉靖之紛爭乎。師山陽而暗於史學。可異。僕固暗於史學。然高文中已有王文成當世宗議大禮云々之語。夫世宗明主而非宋主。苟讀書者。皆知之矣。况王文成者。一代之名臣。孰有疑其爲宋人者。僕雖不學。亦不誤認嘉靖之紛爭。以爲濮議也。且僕聞稱明興議曰大禮。未聞稱宋濮議曰大禮。蓋事體不同也。今先生不辨事體之異同。概謂之大禮。無乃混濮議與嘉靖之紛爭乎。凡此數者。皆僕之所以未免疑也。然是特疑之小者。所疑更有大焉者。請舉以質之。僕與江木生書中。記先師居喪之事。有操行之堅。不敢妄言

笑云々之語。先生曰。山陽非不孝之人固矣。然不得稱其孝如兄所言也。高意蓋如以僕所記爲過實者。若爲過實。則先生爲僕略改數字可也。今乃舉中井履軒越高洲。嘗罪先師之不孝而不相見事。曰。人或將以此議行狀之非傳信。僕以爲先生之言。不可解也。何則。先師之不爲履軒高洲所容者。未改過之前也。其居喪者。既改過之後也。以未改之前。議既改之後。亦酷矣。先生又曰。履軒高洲之事。僕不欲言之。今觀兄書。不得不言。是兄使僕言也。僕言之而人亦知之。是兄辱先師也。僕又以爲先生之言。不可解也。夫履軒高洲之事。世人之所知。不必待先生言而後知也。則是非僕使先生言之。而後人知之也。卽令先生言之而人知之。非僕之所敢辭也。何則。先師遇喪以後能改過。故居喪後之先師。非居喪前之



先師也。居喪前之過。不諱可也。使人知亦可也。故僕與江木生書。若逃走之事。猶斷然直書而不諱。况如履軒高洲之事。何所忌憚哉。若以僕不諱過為辱師乎。同門之友宜罪僕。而不啻不罪。皆取之。收信侯曰。先師之過。可不必諱。宮原士淵曰。我嘗欲直書先師之行。初年與晚年相反者為之傳。而未也。今見此書。可謂先得我意矣。而美濃村瀨士錦。亦取僕說。果如高說。則信侯士淵士錦等。取僕說者。皆為辱師乎。嗚呼。責寫誤及咎稱師之類。議論苛刻。不似大家先生之氣象。是蓋欲駁人之弊。偶至此耳。如以遺稿為手定。以其序為誌銘事。何其謬之甚也。然是猶瑣事。至居喪之事。則大義所關。而不察於此者何也。雖然僕豈以此輕先生乎。敢再陳鄙意。以乞教。先生或以僕為倨傲不足教乎。僕既以先生之言。知

改過變氣象。今日之森田益。非昔日之森田益也。若曰彼嘗有過。雖改之不足教。則非僕之所敢知也。時維向寒。伏惟為道自愛。益再拜。

與後藤世張書

世張兄足下。向者質拙文辱雌黃。多謝多謝。聞兄自六月下旬臥病。今既瘳否。讀書人大抵善病。如僕尤甚。入京以來。無日不病。蓋坐過酒焉耳。因頃嚴節飲。覺精神稍爽。兄亦有酒腸。或與僕同病。願節飲以攝養。兄之篤行。強哉士淵數稱之。故僕之於兄。雖交淺頗盡其為人矣。今欲有所望於兄。兄勿罪其唐突。僕前日奉書於尊岳小竹先生論其文。又與書晉戈。論其所著先生行狀。皆有所據矣。區區之心。乃不為先生



所諒。故因兄達愚意於先生。非敢遂非文過也。惟兄諒察焉。僕於先生之文。推服日久。故每一篇出。反覆熟讀。欲窺用意之所在。以爲法。而先師遺稿序。有不滿意者。故陳所見以質之。竊謂先生嘉其志。或教之。不意反觸高意。曰。兄觀先師所友之文。如觀戲場之脚色。隨已好惡欲改之。蓋以僕爲不敬也。僕意豈其然乎。夫使僕不敬先生。則何必熟讀其文而質疑也。唯其敬先生。所以熟讀其文而質疑也。而先生以爲不敬。未諒僕意耳。且行狀之出。天下文士。囂々議其失體。以僕觀之。議者之言當矣。夫使議者之言不當。則已。議而當矣。不可不改也。故僕論之。欲使晉戈改之。以銷議者之口。竊以爲其論雖不爲世人所取。或爲識者所取。不意不爲先生所取。曰。江木生所作。兄可不駁。駁之恐不免乎。好名之嫌焉。僕

意亦豈然乎。夫使僕好名乎。何必駁晉戈取狂名。唯其不好名。所以駁晉戈取狂名也。而先生以爲好名。亦未諒僕意耳。雖然僕之罪亦大矣。蓋後進之乞教長者。自有禮焉。僕狂妄之性。不嫻辭令。立言之際。必有失禮者。則先生之以僕爲不敬也。亦宜。僕與晉戈書。宜不以似人。而僕本意。在爲先師禦侮。故有人言及行狀。輒誦其書。至得意處。疾聲大呼。如親罵晉戈者。則先生之以僕爲好名也。亦宜。然是其迹耳。其心則未必然也。願兄爲僕陳心迹之異。以達愚意於先生。是僕之所以望於兄也。京師比浪華。繁華之樂不多。然頃者好晴連日。西山之楓經霜。燦爛奪目。遊人相踵。兄偷閒來遊。則或爲養病一端矣。僕亦携一瓢從其後。兄無意乎。益白。不宣。



與賴士剛書

益頓首白。賴士剛足下。足下以名儒之胄。妙齡志文。僕雖無似。於文頗有所實歷。常欲爲足下一言之。而未果也。頃者小野寺生至。聞足下將以三月中旬遊江戶。乃修一書以陳之。僕嘗問作文之法。尊考山陽先生。先生曰。在立意不在字句。問其工夫。曰。熟讀古文以求其法。乃舉少時所誦項羽紀見示。僕初聞之。以爲迂。從事於博涉。數年無所得。因倣先生所爲。手寫項羽紀一通。日課數百字誦之。始如無益。精熟之久。胸中自具一項羽紀。經緯錯綜之法。虛實變化之妙。稍覺有得於心。然猶意文者文也。字句亦不可不工。先生乃曰。不在字句者何也。疑團有未釋然者矣。後讀清人姚氏姬傳集。其中有言曰。文莫佳於平淡。熙甫所以爲文家之正傳。以此也。

僕讀至此。宿疑冰釋。不覺廢卷嘆曰。先生之意。其在此乎。夫平淡者。主意不主辭之謂也。僕觀姚氏之文。不爭工於字句。間澹情深。使讀者愛玩不措。其所以卓越清氏一代之者。亦在此。乃知先生之言。爲作文之正法眼藏。始悔向之徒用工夫於外面耳。夫作文固難。然以立意爲主。熟讀古文以求其法。未必不可得也。使僕早從先生之教。其文豈止於今日乎。唯其晚悟。所以碌々無成也。足下年少氣銳。恐類僕所爲。故舉所實歷。敢以爲贈。願足下詳察焉。聞之小野寺生。令弟東遊數年。以正月某日歸京。其學術文章。必有大進者矣。請以此書質之。僕欲以花時至京。未知及足下發軔前乎否。

又



前書論姚姬傳文未盡。請又陳之以卒餘論。姚學於劉海峯。海峯學於方望溪。方嘗稱劉文。以爲韓歐再出。僕謂姚晚年文。愈鍊愈古。如使方見之。則韓歐之稱。必不在劉而在姚矣。與姚同時。有王鐵夫程魚門。亦古文名家。皆心折姚文。如王別未識其人而盛稱之。載諸文集。其景慕可想也。我邦學者。於清人文。有喜汪侯魏三家者。有喜袁子才者。有喜惲子居者。而未聞有喜姚者。嗚呼。姬傳曠世之文。不爲我邦人所取。信乎。文章知己之難也。然在當時。王程二子已知之。又何待於後世之楊子雲乎。僕論姚文如此。足下以爲何如。

與谷藤川二子書

益再拜。谷藤川二君足下。呈一書介。一生於二君。二君幸諒。

之。僕頃寓岩倉山寺。寺在西山絕頂。極幽邃。僕讀書於其中。絕不與外人通。二三門生。時々往來耳。每念至二君。未嘗不嘆離群索居也。頃者有阪谷生字子絢者。自東歸。訪僕於山中。留數日。生備中人也。僕知之於垂髫時。今則突而辯。慷慨可談。談及大和人物。僕舉二君。生日。二君何如。僕曰。谷君聾於耳而聰於心。博洽無匹。不敢輕許人。而以藤君爲一敵國。生日。願得兄之一書。容交於二君。可乎。僕曰。諾。乃裁書以呈二君。二君視生猶僕。假之半日之間。使生得聞所未聞。是僕之所以請二君也。僕別谷君後得微疾。自入山中。專讀經。養性情。體中頗佳。幸不望念。藤君向使令郎就僕學文。令郎妙齡。加有才敏。其文必有成矣。請莫勞慈念。生發軔在明日。勿勿布字。書不盡意。不宣。



與齋藤有終書

森田益頓首。齋藤有終足下。足下之文章高一世。而著書數部。行於天下。就中僕尤喜海外異傳。喜愈深而讀愈熟。微有所疑。請試論之。蓋其書倣史公合傳體。合叙鄭成功山田長政。當矣。但厠濱田兄弟於其間。屬不倫。足下亦自言之矣。然以臺灣貫之。使讀者不覺其不倫。是良工苦心。凡筆夢想不到也。長政傳。極力摹寫。淋漓盡致。僕所尤喜在此。而成功母子之事。則不能無疑焉。異傳曰。清兵至安海。大肆淫掠。成功母亦被汙。母嘆曰。何面目復見人乎。登城樓自殺。投河水。清兵吐舌曰。婦女尙能爾。倭人勇決。不負所聞也。異哉。足下之撰事也。夫清兵稱鄭母之勇決者。以其不被汙而死也。如被

汙而後死。則何稱勇決。今足下既書被汙。又書稱勇決者何也。且足下被之以汙者。蓋疑其被擒而後死也。然僕觀鄭氏紀事。成功母在圍城中。嘆曰。遠在異域。事既至此。惜一死。何面目復見人乎。登城樓自殺。其意蓋恐死所貽本邦之耻。故及城未陷自殺也。豈被擒而後死乎。假令擒死。其被汙事涉曖昧。不書可也。而況不被擒乎。豈可書之以峨烈婦乎。至如曰成功痛恨。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斂。妄誕不經。何其誣成功母子之甚也。雖然足下記之。豈無所據乎。蓋本於賜姓始末耳。夫賜姓始末。不知何人作。其書簡陋多失實。不如遂志錄南疆釋史之詳確遠矣。而二書皆不載其被汙。遂志錄不去死之文。尤足見其烈。今足下乃捨詳確可據者。而取簡陋失實者。甚可怪也。且原書剖字上。有依夷法一



語。夷蓋指本邦也。而本邦本無此俗。則其妄固不待言。然有依夷法一語。文尙可通。今削之直書剖腹。尤駭視聽。成功豈爲此殘忍悖謬之事乎。以足下之識。曾不察於此者何也。蓋近歲洋夷陸梁。使人慨然思斯三人。誠如足下之言。足下深憂士氣之萎靡不振。銳意欲挽回之。所以爲此書也。而其尤注意者在成功。見其剖母腹事。以爲是可以警怠惰之士。既記剖腹。不得不及其被汗也。故足下之過。出於慷慨之甚。而非有他也。足下以僕之言爲是。則取之。以爲非。則請教之。足下公明磊落。豈若夫齷齪之徒。強辨張己說。以遂其非乎。是僕之所以敢質疑也。雖然僕所疑。猶不止此也。凡成功攻下城地。史體宜書克某城復某地。如賜姓始末。行在陽秋。其書雖成於清代。猶不曲其筆。況在本邦書之。何憚辨髮奴。而足

下以陷書之。無乃失史體乎。其他如論成功爲孕東方之精。稱永曆曰康王。一則以明人爲邦人。一則以二人爲一人。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今且舉成功母子事。及書法大義所關以質之。願足下明教之。抑僕更有所望於足下焉。僕嘗見金匱錢泳所著海外新書。其叙列本邦諸儒著書。有拙堂文話焉。則尊著既流傳於彼也。然文話係足下壯年之作。恐不能無遺憾焉。今刪正此書。傳之於彼。其心服何如也。雖然此小著撰。未足以盡足下才。僕願足下數年之後。學益高。識益明。撰著一大書。傳之於彼。彼避其筆力之銳。必相顧曰。倭人筆鋒可畏。不獨其刀鋒也。則將膽落氣沮。豈特心服而已乎。嗚呼。前有鄭大木。以明種生於我日出邦。勇武忠烈。既挫彼氣。今有齋藤氏。以邦人熟於彼文。其筆鋒亦是以奪彼膽。則不亦



千古一大快事乎。僕所望於足下。此而已矣。益頓首。

三十八

與藤澤東咳書

益頓首白。東咳翁坐下。僕性耽文。四十未娶。往年聘門下女弟子小倉氏爲妻。三年未有子也。其後携妻來備後。寓於山路氏。主人問古文法。因欲著史記序贊。蠡測者以答之。併問世。而妻適有妊。僕求嗣之急。欲必得男。然謂得嗣者天也。著書者人也。在天者無如之何。在人者我將勉之。於是專心於著書。不復以嗣爲念矣。既而婉期漸逼。書亦成。一夜忽聞呱呱之聲。起而視之。則男也。僕驚喜欲顛。以兒生與書成同時。乃名以司馬。夫著書傳後。僕固樂之。然豈如晚得一男兒之快乎。雖然。此兒蠢乎無知。未可受教。書則可乞教也。今且陳

其義例體裁以質之。僕少喜讀史公書。尤好序贊。以爲古文法度精嚴者。無如史公書。而序贊爲最。後學作文。取法無近焉。因分其段落節次。審論其篇法章法。以示學者。至其風致獨絕。使人一讀神往者。則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也。題曰序贊。蠡測。而廁伯夷孟荀二傳於其間者。抑有說焉。蓋史公以二傳關世教大。尤用力。合叙贊爲一。成此奇文。然古今選者。獨取伯夷傳。不取孟荀傳。以僕觀之。孟荀傳勝伯夷傳。不啻數等。要之二篇傳之變體。學者不可不知也。是僕之所以廁二傳於叙贊也。自序原在卷尾。今置之卷首。是亦有說焉。蓋史公先爲此篇。以小叙百三十章爲提綱。順序記之。史公已先揭自序於卷首也。夫學者讀自序。領全書之大意。通覽叙贊。

三十九



四十  
察其法度。又於伯夷孟荀二傳。觀其變體。則史公之意。不難窺也。綠漪女史所著讀史管見。以答任少卿書爲壓尾。偶與鄙見暗合。不必避雷同。是皆僕區々之苦心。不得不質之坐。下也。抑又有一奇話。錄以供一噱。此書之成也。僕誇妻曰。以我之今日。比之史公。有幸焉者。我聞西洋人。目著書曰紙孫。名所生曰肉孫。古今紙孫之盛。莫盛於史公。而絕肉孫之慘。亦莫慘於史公。今我既得肉孫。又得紙孫。比之史公。不亦幸焉乎。妻曰。吁。是何言也。妾嘗讀史。有詩曰。一部五十餘萬言。龍門文筆照乾坤。會幽蠶室君休恨。有此紙孫勝肉孫。夫史公雖絕肉孫。其文與日月爭光。謂之紙孫固當矣。今君雖得肉孫。其書則所謂批評家之類耳。豈得稱紙孫乎。僕曰。然。前言戲之耳。雖然。後學或由此書。以發明史公之意。則此書亦

可得稱紙孫之支屬乎。妻笑而不答。座下以爲何如。益頓首。

### 復南陽師書

益謹復。南陽上人座下。向者上人。聞益構亭於西山稱月亭。有枉駕之約。而不果。爾後益每遊月亭對風月。輒憾不與上人共之也。頃者英生至。辱賜書並詩。焚香敬誦。情溢楮墨。乃知上人亦緬想益。感謝感謝。承諭。上人欲取益近文。以賜覽觀。乃錄俳優中村芝翫傳將獻之。以謂上人貴人也。芝翫乞丐之徒耳。以乞丐傳上貴人。不敬莫大焉。然上人雅量。以貴下賤。苟有寸善。不擇貴賤取之。故不顧不敬。敢以乞正。益之爲此傳。非苟然也。今爲上人略陳之。世之稱大儒先生者。或嗜貨利如市人。或溺女色如冶郎。今卓然不惑貨色者。反出



於俳優。是益之所以爲此傳也。抑益亦有愧於芝翫焉。彼之技與益等所爲彫蟲技。事雖異。而其所以爲小技則一也。然彼技宛轉百折極其妙。而益文滯澁。筆不能達意。宜彼技價千金。而益文不直一錢。彼名顯天下。而益名不出閭里也。高作皆出於實際。情景並佳。玉峰雖富風景。恐不如西山之勝。而上人詩如此。若使上人遊西山。其詩蓋不止此。月亭亦得賴以增光耳。願上人枉駕。以果前約。益且掃席待之。

復藤井雨香書

雨香兄足下。辱賜書。承高著上梓在近。見促拙序。拙序已成。乃淨寫一本以呈。適學詩堂詩鈔序亦成。併錄以乞正。僕之於文。兄之於詩。嗜之如命。稍似有悟入。然皆無用於天地間。

况當今邊疆有警。豈志士從事於筆硯之時乎。僕門有三奇士焉。今錄以告兄。安元生之事。僕已於學詩堂詩鈔序略記之。吉田生與安元生同庚。忱慨好義。深憤醜虜之猖獗。欲跋涉五洲。以觀其形勢。而國有大禁。不得妄航。一夜潛入夷船。自托首師。首師拒不納。乃自首下獄。有詩曰。功業未成將徒死。英雄心緒亂如絲。事在今春三月某日。北生與僕同鄉。上書其君。舉家產巨萬。以資海防軍備。其君賞之進秩。固辭不受。嗚呼。如三子者。可不謂奇士乎。就中吉田生事。出於人意之表。僕每讀其詩。未嘗不流涕悲其志也。想兄亦當然耳。僕天資疎狂。唯耽酒。絕不近女色。是以齡過強仕無子。諸友交責僕。以爲廢人倫。向者與兄別。歸途過浪華。訪藤澤翁。翁亦責之。僕曰。聞翁有女弟子。醜而好讀書。是可以爲僕配乎。翁



曰。兄不厭其醜娶之。則老夫敬服其高義。跪拜路傍耳。乃使其女出見焉。醜陋果勝所聞。試之讀書如流。談論驚人。僕奇之。歸後使北生納聘。夫娶妻不厭醜。似不近人情。然奇氣如此女。安知不他日生奇士如三子者乎。是僕之所以娶之也。兄以爲何如。僕拙筆迹。兄所知也。拙序請用有氣骨之書手。其字雖工。柔軟似美人。則僕所不喜也。頓首。

節齋遺稿卷上終

節齋遺稿卷下

大和 森田益謙藏著

蒙齋遺稿序

余與瀨川至剛。齡適相若。而前後各喪父。以故神契情符。常相激勵。而余父之逝也。余年僅十許歲。不能記其容貌。不能受其庭訓。而志之所在。亦不可得知。每一念至此。未嘗不獻歎飲泣也。頃者至剛出示其父蒙齋先生遺稿。屬余序。且泣曰。此詩。是余父之志也。此文此意。是余父之所以教兒輩也。于文于詩。歷々舉其大意焉。夫余與至剛。均是人子也。余之慕余父。亦猶至剛之慕其父。而至剛之於其父。既知志之所在。而承其庭訓。則記其容貌亦明矣。何其幸也。余則滋憾焉。



雖然幸何足恃。不幸何足憾。蓋余之不幸。以此激勵不自棄。或足以顯余父之名。至剛雖乃幸矣。以此怠荒自安。未必不墜其父之名也。不自安不自棄。以終乎亡。忝所生。是余與至剛之當勉者已。若夫先生文章之宏。學殖之高。世自有公論。故余唯舉余與至剛。期之乎將來者。以爲序。

### 魏批孟子牽牛章序

余之寓洛西岩倉山寺也。寺僧爲余構亭於山上。將以賞月也。適山口義方來。促其所託魏批孟子牽牛章序。余曰。且看月。乃相携至山亭。少焉月出。與山水相掩映。千態萬狀。使人應接不暇。余顧義方謂曰。均是月也。望之平地。不覺甚異。山上望之。其奇如此。豈非從地異觀乎。不獨月也。古文亦從解

異觀。均是孟子之文也。據諸家說。猶平地望月也。得叔子評。奇幼百出。猶山上望月也。嗚呼。孟文之奇。豈易知乎。知之叔子之賜也。今子刻之。其有功於學者亦大矣。義方曰。善。此可以爲序。遂書與之。實弘化丁未仲秋也。

### 竹外二十八字詩序

攝之工。詩者曰竹外。爲人疎放嗜酒。酒間快談縱橫。有適意。輒大聲呼妙。蓋奇士也。甲寅春余寓京。一日有客踵門。出迎之。乃竹外也。醉脚跟踰。探懷出似其二十八字詩。屬序於余。曰。子之文長譬喻。我詩將以何物品之。余曰。子家瀕澗江。江之風色。卽可以品子之詩矣。余嘗僦船上下者數矣。其上江也。薄暮解纜。經過數橋。兩岸空濶。月上東方。水心碎金。而雨



後下江。則更有奇焉者。發伏見未數里。回顧比叡比良諸峯。出沒隱見於烟雲杳靄中。至山崎八幡之際。天王山與丈夫山。屹然對峙。翠色欲滴。既而夕陽西沒。遠寺疎鐘。乍斷乍續。令聞者不堪情矣。今讀子之詩。其透徹玲瓏。如月上東方。水心碎金。其離合變化。如比叡比良諸峯。出沒隱見於雲煙杳靄中。其雄峻嚴整。如天王山與丈夫山。屹然對峙。而其神韻縹緲。似疎鐘斷續者。亦皆無不有焉。則子之詩卷。謂之一幅澗江圖可也。且神韻縹緲。透徹玲瓏者。固絕句之本色。而離合變化者。如古風。雄峻嚴整者。似律體。則此卷雖止七絕。謂之具諸體。亦豈不可哉。竹外俄大呼曰。妙。遂書以與之。竹外名啓字士開。高槻藩士也。

遜齋遺稿序

平安之俗。以七月十六夜。燒柴於東山。成大字形。光輝赫灼。炫耀數里。呼曰大文字。門人巽生。以其夜生。及長。文才秀邁。自名世大。字曰耀文。耀文與先師賴先生第三子士春。才相頡頏。士春嘗觀大文字。慨然賦長歌。寓其意。二人共生於平安。一觀大文字賦詩。一以大文字自名。皆欲耀文天下。如大文字也。既而士春以議時事得罪。下獄死。不能果其志。人皆嘆惜焉。耀文則刻苦作文。每一篇成。必乞余正。而一次進於一次。余評之曰。光輝發越。學而不已。得光燄万丈矣。去春耀文寄書曰。僕將以今秋就函丈質疑。而以其四月臥病。遂不起。頃者其友中村城多二氏。遠寄遺稿。以遺言屬序余。余於耀文。視猶子。則序其遺稿者。非余而誰。憶二十年前余在京



六  
耀文年二十三。始從余遊。時方窮臘。余典所愛藏歐公全集。救一老婆窮。耀文以書諫曰。吝之爲字。文从口。先生雖善文。未知从口之文。故至此耳。僕於文窮甚。願先生傾囊藥救之。蓋微言諷余也。夫耀文愛余如此。余豈可不救其文之窮乎。然耀文窮於文。特其少時耳。及壯則囊橐已滿。余將借資於耀文。而耀文已逝矣。悲乎。且余老矣。將託遺稿序於耀文。今乃反使余序其遺稿。嗚呼。可滋哀也。夫士春耀文共善書。而士春書名籍甚。耀文則否。雖然其書之不著。何足惜。余則惜不能耀其文於天下。如東山大文字也。耀文娶某氏。妊娩而沒。兒亦尋夭。先耀文一歲。文久四年甲子正月。節齋老人森田益撰。

產論脩飾序

七  
島田泰夫。慷慨之士也。刀圭餘暇。從節齋子學文。慧敏過人。頃者著產論脩飾。附以賀川翁小傳後序。將公於世。請序節齋子。節齋子曰。余不知醫。子撰述之意何如。泰夫正席曰。醫雖小技。有出於一人英斷。而萬世被其澤者。賀川翁之於產科。華岡翁之於外科是也。華岡翁以利刀割乳岩。賀川翁以秤鉤出橫產。皆發前人所未發。後世師之。躋斯民於壽域。不知幾千萬人。二翁之功。可謂偉矣。然華岡翁割乳岩。本於西人之說。賀川翁出橫產。出於獨得。則賀川翁之識見。愈於華岡翁遠矣。是泰夫所以著此編也。且附以翁小傳後序者。抑亦有說焉。古人有言。不爲良相則爲良醫。天下固不可無良相。又不可無良醫。無良相則萬姓被禍。無良醫則生靈斃於



非命。方今上有良相。而下無良醫。其療疾。因循姑息。坐失機會。使人不得保其壽。可歎已。然其人必倜儻奇偉非常之士。而後翁之英斷。可庶幾也。故欲學翁之術。宜學其人。是泰夫所以附小傳後序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泰夫區々撰述之意也。節齋子笑曰。子慷慨之士。而能文。文士狡獪。豈欲假醫論以諷世歟。泰夫搖手曰。否々。泰夫醫也。知論醫焉爾。他非所知也。節齋子憮然久之。遂書其言以爲序。

### 竹窓夏課序

余晚得一女。鐘愛殊至。今茲初夏。患麻疹。餘毒不除。遂夭。余不堪悲哀。日就竹窓下。弄文筆。以排遣憂鬱。七十餘日之間。

得長短文凡十篇。名曰竹窓夏課。昔者豐公喪愛子。征朝鮮以洩憂。余詹々小言。比之公之遠略。真兒戲耳。獨上某君書。洋洋二千言。抑揚頓挫。開闔起伏。以洩感憤不平之氣。安知其不類千軍萬馬之馳驟乎。聊以質同好。

### 送賴士剛遊江戶序

賴士剛。爲故山陽先生之子。幼孤。令慈小石氏。教之有方。一從先生遺訓。初先生之幼也。春水君祇役在東。先生受句讀於母氏。後成大名。母教與有力焉。士剛已爲令慈所教育。齡未壯。文行端正。衆稍々屬目焉。今茲嘉永二年三月。士剛受令慈命。將遊江戶。同社諸友。開別筵於東山某樓。酒酣。有一人執傷進曰。士剛此行。其學之成可知已。士剛不以才驕人。



能容人言。吾以是知其學之日進矣。持身謹勅。性無聲色之好。吾以是知其行之日修矣。且假令士剛爲尋常人之子。誰敢不敬。况有父母如士剛者乎。言未卒。士剛避席感然改容曰。有是哉。復則憂焉。復不才無能。徒以父母之故。爲人所敬。夫人敬之。則其責之亦重矣。苟學不加進。行或不修。則人必議之曰。其父之文如彼。而其子之學如此。其母之德如彼。而其子之行如此。於學於行。責集於一身。復將何以堪之。且復年少。遠離膝下。其行豈保能日修乎。其學亦豈保能日進乎。是復之所以憂也。森田益起賀曰。子之所以憂。乃所以成也。子其勉旃。且夫孝莫大於使父母目其成業。子之先君子之成業也。子之先祖妣猶在焉。先君子奉以遊芳野。子亦速成其業。奉令慈於芳野。以追先蹤。余大和人也。余將前行導之。

於香雲暖處。子其勉旃。士剛曰。子之言。復何敢當。雖然不敢不勉。乃酌觴而去。

### 名和公畫像記

均是武夫也。生於漢土文明之邦。而有不讀書暗於大義者。生於本邦文運未開之時。而有讀書明於大義者。梁王彥章。我名和公是也。彥章爲梁猛將。功蓋一世。勇冠三軍。然其所事。逆賊朱溫之朝也。所爲死。逆賊之子孫也。事逆賊之朝。死逆賊之子孫。雖功蓋一世。勇冠三軍。亦一逆賊耳。然彥章亦天資絕人。使其讀書。必知講義理矣。唯其不讀書。所以不能明義理也。清湯來加論彥章。爲殺身成不仁。當矣。是豈非不讀書暗於大義者邪。名和公方元弘之時。與新楠諸公。共討



滅逆賊。成中興之業。及天下再亂。遂殉節。公忠義固出於天性。然其能全節。蓋有所由來矣。聞作州真島郡宇南寺。有公所戲書宋詩。余嘗觀其摹本。遒勁高邁。頗有晉唐之風。公文采風流如此。是其平生讀書講義理也。必矣。唯其讀書講義理。所以全節也。所謂殺身成仁。公有焉。是豈非讀書明於大義者邪。夫彥章事逆賊。爲逆賊死。其肖像可不必記。而歐陽修記之。嘆賞不措。公之精忠大義。赫然如是。而莫記之者。豈非千古之缺典乎。伯耆名和莊氏殿神祠。公木像在焉。因幡人赤石必。摹一本來請記余。余展觀之。英采四射。使人不覺起敬。乃焚香盥漱而記之。抑余記公像。有所深望於方今之士焉。蓋自洋夷窺邊。和戰之論興。天下殆成分裂割據之勢。方此時。士能辨順逆則爲公。不能辨順逆則爲彥章。苟欲辨

順逆。在讀書明大義而已矣。是余之所以望於方今之士也。元治元年五月十日。大和處士森田益謹撰。

原田龜太郎畫像記

門人原田龜太郎被刑之後數十日。其父市十郎翁。持遺像及獄中書來。曰。我兒亡矣。願先生因此書記此像。余展像觀之。容貌逼真。意氣可想。乃使翁讀其書。正席聽之。翁讀曰。二月某日。不肖子龜泣血頓首再拜。奉書大人膝下。去年八月。中山侍從之舉義兵於大和也。龜亦與焉。戰敗。龜等數十人。就囚繫京獄。被刑者數人。龜亦自分必死。夫人誰不蒙父母之恩。而如龜尤深。今未能報萬分之一。反遺父母憂。不孝之罪。其謂之何。翁至此飲泣不能讀。余亦泣。已而又讀曰。雖然



龜之死為義。非徒死也。請恕其罪。弟妹友愛。代龜孝養。是所  
龜泣血頓首再拜。節齋子曰。大和之舉。余未知其合義與否。  
姑書之為畫像記。以待天下後世定論焉。元治元紀甲子秋  
九月。

種龍園記

園何以名種龍。所種松皆作老龍鱗也。種之者誰。門人井上  
子靜之祖善充翁也。自翁至子靜。三世八十有餘年。家與松  
榮。所以名也。一日子靜招余。置酒園中。酒酣。屬筆曰。此松僕  
朝夕所撫而盤桓也。願先生記之。余肅然正色曰。子家之松。  
不可不敬愛也。何翫而狎之乎。夫松之為物。當衆木摧殘之  
時。逞後凋之色。使人敬而畏之。其節義如此。當其迎素月引

清風。使人愛而慕之。其韻致如此。夫兼有節義韻致。唯松為  
然。余不及知翁。然以其種松察之。其人必尙節義而有韻致  
者也。詩曰。維有其之。是以似之。翁之於松之謂也。則此松謂  
之翁之肖像可也。余知尊考甚熟。其人亦尙節義而有韻致  
者也。然則此松不獨翁之肖像。謂之尊考之肖像亦可也。昔  
者召伯聽訟於甘棠之下。民愛之不敢剪拜。况此松可翫而  
狎之乎。子靜再拜曰。僕過矣。自今而後。將敬之愛之終身焉。  
請書賜之。余乃援筆於松影婆娑之下。為種龍園記。

平綠亭記

余與淺野千春。締交數十年。其間離而又合者數矣。其初相  
過也。千春歲方壯。以風流好事自負。書畫詩文。無所不窺。尤



長畫山水。貯千巖萬壑於胸中。每興至。輒自腕底湧出。瀟灑絕俗。識者以爲韻幽而格高。當時余亦年少氣銳。專用力於文章。又嗜酒。一飲一斗方醉。醉則援筆。數千百言立成。其文雖陋。間有光燄氣力。及最後相遇。則余齡已過知命。黃髮皤然。酒量減十之七。而文筆大衰。僅不過爲薄弱之文。千春則患偏風。容貌枯槁。畫亦委靡不振。非復昔日之千春也。嗚呼。二人之盛衰如是。可嘆已。頃千春以其平綠亭記見囑。夫文雅如千春。雖不識其人。余固將記之。况有舊友之誼乎。而其所謂平綠亭者。所望不過田野。無可記者。可記者。其在千春畫乎。然而有擲筆而歎者。以余少壯銳利之筆。記千春脫俗之畫。其文必有可觀者。今以薄弱之筆。記委靡不振之畫。豈望能獲好文乎。是余之所以擲筆而歎也。雖然。千春之攝養

至矣。其疾追年漸癒。則安知其畫之不復舊乎。而余勉強不懈。則其文至老鍊古淡之境。亦未可知也。以老鍊古淡之文。記韻格復舊之畫。是余之所以期於他日也。姑記之以待。

### 謙受堂記

備中倉敷有舊族六家。世襲爲邑長。百有餘年。稱曰古六。新興者六家。稱曰新六。往歲新古相爭。共訴於官。古爲新所敗。新盛古衰。今見爲邑長者。皆新六也。大原翁。新六之支流也。不甚讀書。而明於理。名其所居曰謙受堂。求記於節齋子。節齋子曰。善哉。子之名居也。夫滿損謙益之義。可徵之於邑。又可徵之於家。翁問。徵之於邑何如。曰。古大富而久在職。夫富而久在職。則人尊焉。人尊焉則侈然自大。侈然自大。所以衰



也。是豈非滿招損乎。新六貧而不在職。夫貧而不在職。則人不尊焉。人不尊焉。則退然自小。退然自小。所以盛也。是豈非謙受益乎。然謙受益。則富。富則驕。驕則衰。滿招損。則窮。窮則慎。慎則盛。禍福無門。盛衰相尋。則新六變爲古六。古六變爲新六。亦未可知也。翁曰。徵之於邑。得聞命矣。敢問。徵之於家。何如。曰。子家中衰。至乃祖圓月君。以孝著。蒙旌賞。家道再起。至子大富。蓋乃祖積善之餘慶。大發於子也。然子苟生驕滿之心。敗家之禍立至。是滿損謙益之義。尤彰明較著者也。翁仰思曰。大哉言也。謙益之義。徵之於家如此。徵之於邑如彼。推之於國天下。無不皆然歟。節齋子曰。得之矣。得之矣。子果明於理者也。乃書其言以爲記。翁名清久。字士敬。號確堂。爲人剛直。不惑異端邪說。所以號也。

### 古岳庵記

乙丑之冬十二月望。山外節翁乘扁舟。從橋本驛下紀川。舟至不二崎。乍聞琴音。翁異之。捨舟上岸。踪其音。則在松林草庵中。翁高吟王摩詰之詩曰。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一道人開戶。大聲呼曰。吟詩者非森田先生乎。衲古岳也。待先生久矣。遂強留宿。明日道人再拜請曰。衲近感異夢。夢神告衲曰。當有天下文人至。記汝庵矣。先生果至。願記之。翁曰。記者記也。無可記者。何以記之。道人展海內諸名家書畫曰。是皆衲親謁所獲。可以記乎。翁曰。書畫雖可觀。不足記也。可記者。其在風景乎。乃置酒憑檻而望焉。飯盛龍門諸峯。出沒隱見於雲煙中。翁文思動。欲援筆記之。須臾煙消雲散。黛色欲滴。



翁擲筆。顧道人歎曰。如此奇絕。僕不能記也。道人頻俯巨觥曰。先生不醉。則文不成。請盡數杯。遂大醉就眠。半夜夢覺。寒月窺檐。松影婆娑。溪流觸石。清音徹耳。翁文思復動。欲援筆記之。忽然有叫於水烟中者。響如裂帛。山谷皆應。翁曰。是何聲也。道人曰。老猿也。翁又擲筆。顧道人歎曰。如此清絕。僕不能記也。道人曰。不足記者。無如之何。有可記者。而不記。先生遂不記乎。翁默然不語。道人乍拍膝曰。衲知之矣。衲知之矣。先生之。不記者。乃所以記之也。歟。於是援琴而彈。翁破顏微笑。復棹扁舟而去。

題大石主稅畫

夜深燈暗。寒月在天。有人設機待鼠。鼠陷。將捕。脫。槍刺之。製

此圖者誰。曰。大石主稅。嗟。何與其徒之復讎相肖也。夫義士之復讎也。韜晦以懈讎。是設機待鼠也。讎懈襲之。是鼠陷將捕也。讎逃匿。是鼠脫也。最後刺讎。是獲鼠也。夫使讎懈。懈而襲。襲而脫。脫而獲。其脫也。必將扼腕切齒。怨天。其獲也。必將放聲感泣拜天。余對此圖。慨然久之。

題獵犬圖

聞之。獵夫每于田。群犬在途相鬪。及入山。則協心戮力。大獲禽獸云。方今諸侯。爲在途之群犬。而不能爲入山之群犬。悲夫。元治甲子十月。節翁題。

與西門大夫



昨石坂生來言。執事欲取拙稿賜覽觀。僕近文無可觀者。獨有獵犬之說。僅僅五十餘字耳。然自謂切中時弊。今奉呈一本。執事或以為可取。奉之君侯閣下。得汗電覽。則真意外之幸也。不宣。

跋源烈公真蹟

門人幕府臣水野世龍所贈。源烈公真蹟五言絕句。遼美中。有龍躍虎臥之勢。瀏覽之際。覺英風襲人也。

三代官傳

寬政中。大府新置代官治所於吾大和五條。至今六十餘年。為代官者十人。其有功德於民者。吾得三人焉。作三代官傳。

河尻君。名某。字士文。稱甚五郎。倜儻有大畧。好講兵書。兼善詩。初為信濃某地代官。以寬政中。移于五條。其治尚嚴。人呼曰鬼甚五。然慈愛不傷。民畏其威而懷其惠。在職若干年。轉為持弓奉行。後擢松前奉行。任肥後守。卒於職。年若干。河尻君之後三十餘年。為代官者為竹內君。君名郁。字子文。稱平右衛門。頗涉書史。尤善詩。為人磊落。不拘小節。嘗大旱。不雨六十日。屬吏請祈禳。君笑曰。旱潦數也。祈禳何益。賦詩酣宴自若。民竊譏之。謂代官不恤事如此。他日賦歛必重。及秋成之日。君巡視境內。惻然憫之。為白大府。蠲其租稅十之八。民大悅服。然君負才豪放。是以獲譴奪職。人皆嘆惜焉。繼竹內君者為矢島君。君名某。稱藤藏。在任七年。政績尤著。民生祀之。號曰矢島大明神。君本武人。不甚讀書。而篤信手島氏學。



以實踐爲務。性仁厚。視民如傷。憂貧民訟者費多。爲僦數間茅屋。使之寓焉。給其薪菜。號曰窮民舍。嘗巡管內。肩輿過橋。橋壞。顛傷手足。里胥惶恐乞罪。君曰。是橋不堅固之所致。非汝等之罪也。捐金修橋。初至任之明年。催租甚緩。里正十三人。連署請急之。君召十三人。親喻曰。吾在任僅一年。貧民逃亡者百餘人。今急督租。不知其至幾百人也。不急之則曠吾職。急之則厲吾民。當如何。言畢。淚下。十三人皆泣。莫敢仰視。民聞之曰。勞公軫念至此。吾輩之罪也。爭先完租。是歲租入速於常年。方此時。國中富民。假名於王家。放債射利。收息倍常。稱曰名目銀。有不償者。牒奈良奉行。廳吏督責甚急。日出逮書數十通。貧民逃亡者相踵。一人逃亡。禍及親族隣伍。父子兄弟離散者。日數十人。鄉長憂之。相與謀曰。訴之奈良。不

如訴五條。乃來訴。君慨然以除之爲己任。與書奈良奉行。陳名目銀之害。且曰。僕不忍坐視。將請大府除之。以君宰一方。故先啓焉爾。其辭殊激烈。奉行見之。顏變手顫。卽日下廢名目銀之令。方名目銀之行。奈良獄庭常滿。及其廢爲之一空。舊制無籍民死道路。雖代官所管。奉行遣吏檢屍。費用皆課地方。民苦之。君直遣其吏檢屍。奉行引例爭之。乃請命大府。大府取君議。著爲令云。初民頗以君爲優柔。及再與奉行爭。始服其強直。君平生自奉極儉素。而其施民。萬錢如一錢。尤慎攝生。嘗謂人曰。吾非敢貪生也。庶延數年之命。以蘇吾民耳。君以某年歿。年若干。

森田益曰。余聞。矢島君之與奈良奉行爭也。僚吏中澤某諫曰。雖利於民。如君家何。君曰。苟利於民。吾家之存亡。非所計



也。嗚呼。捨身爲民。矢鳥大明神之稱。信不虛矣。竹內君。雖不克終。其功德寧可沒乎。河尻君之事。當時父老少存者。不可得而詳。惜哉。

### 中賢女傳

今茲已酉之夏。余與家兄以成論史。偶談及古賢女。以成曰。如吾里中氏者。不愧古所謂賢女。而人無記之者。使之湮沒。不傳。可惜已。余曰。然。嘻。是吾輩之罪也。乃叙所見聞。爲中賢女傳。賢女名絲。父惟舜。稱源兵衛。母達入氏。世爲驛之富族。父成長豪華。奢侈過度。產大落。加之母蚤歿。二弟二妹皆幼。賢女年十五。撫育之。以家事爲己任。常有復先業之志焉。賢女夙以才德聞。兼美姿容。諸豪族爭聘之。賢女嘆曰。安有家

衰弟幼而可嫁乎。固辭諸父。父晚患偏枯。賢女侍湯藥。日夜不離側。數年如一日。此時二妹已長。皆適人。而賢女年二十七。猶在家輔二弟。以攝家政。中外見者。莫不嘆其賢而哀其志。代官池田君。召見賜物賞之。時享和三年癸亥七月也。無幾父沒。賢女哀毀過制。服既除。專用力於家務。產稍復。乃爲長弟娶高木氏。高木氏亦善事其夫及賢女。有順婦之稱。衆謂賢女可以小息矣。居數年。季弟病歿。長弟亦得疾。在牀七年。遂不起。初高木氏生男女各一。男名庸。長弟慮其幼而不堪事。養甥惟充爲嗣。賢女又輔之。產益殖。殆復其初。天保元年庚寅正月。代官矢島君召見之。亦有賞賜。後配甥以姪。連舉二男而庸亦成長。頗好讀書。賢女大喜曰。吾事畢矣。乃委家事。優遊以老。賢女攝家政。凡三十餘年。蒙賞者再。十三年



壬寅十月五日。以病歿。年六十六。賢女爲人方正。家人有過。必正色責之。然事過泊然。不以介意。以是其下畏而愛之。方賢女後被召之時。共蒙賞者爲先妣。先妣名某。武田治兵衛長女也。年二十七爲先考繼室。生益勛寬。先配瀨崎氏。生淡而歿。先妣視之如已出。先考歿後。給資於淡與益。游學於京。又督責二孤。讀書於鄉校。遂與賢女共蒙賞。先妣先賢女六年沒。年五十八。

森田益曰。余家與中氏。隔壁而住。賢女與先妣。交最善。其共蒙賞也。賢女謂先妣曰。君與我不幸。故及於此耳。夫先妣之於賢女。事不爲無所相關。余旣因家兄之言。爲賢女傳。又略叙先妣行實。以附其後云。

肅翁敬業二先生傳

余鄉近世。有好學之士四人焉。小林肅翁。增田敬業。橫谷葛南。大西志毅是也。肅翁敬業二先生之事。尤可傳。肅翁名貞亮。字士彥。家世業醫。翁未冠而孤。遊京。學醫於甲賀氏。又從石王塞軒學儒術。篤信洛閩。居數年。歸鄉繼先業。暇則讀書。仍質疑義。塞軒郵筒往來。殆無虛月。又勸敬業。執贄塞軒。敬業。本氏松尾。名尙正。字久甫。葛上郡桶野村人。幼爲五條驛豪商增田氏養子。敬業已入塞軒之門。自悔聞道之晚。銳意勤學。購書數千卷。家政之暇。手不釋卷。肅翁敬業。俱不喜浮文。塞軒深屬望焉。嘗與書曰。近世爲實學者絕少。足下輩當爲天下憤勵矣。二人益勉強不止。當時鄉俗鄙朴。人無挾冊者。肅翁與敬業。隔一小川而住。二人携卷往來。相與研究經



三十  
義里人或嗤笑。不顧也。肅翁性孝順。其接人恭遜。悛悛如鄙人。人無知其學者。然至其孝。則衆口一辭。皆嘆服。里正欲具狀乞旌。肅翁聞而止之。年六十餘。母猶在。色養不衰。出入必告。有具酒食招之者。必辭之。人問其故。曰。應招擇食。則傷主人意。不擇則傷吾生。非事親之道也。其謹慎類此。敬業則質直好義。天明中。歲大饑。敬業說諸豪族。賑救貧民。不聽。於是獨出義米若干救之。亡幾饑民相集數百人。夜毀諸豪族之家。次及其友某家。敬業聞變。馳往。乘屋喻衆。衆或認其提燈徽號。驚曰。吉野屋老爺也。相顧引去。其家遂得免。吉野屋者。敬業家號也。敬業娶堀氏生一男。曰常正。後養父妾。舉子。敬業養以爲嗣。舉家產巨萬與之。使己子別居。人皆服其義。肅翁以寬政某年歿。年七十五。敬業先肅翁八年歿。少肅翁若

干。葛南名友真字子信。初受句讀於肅翁。後從塞軒。爲人豪爽。官遊數十年。不得志而歸。爲鄉校主善館教授。文政某年歿。年八十一。志毅名原字子混。幼學於敬業。年十七赴江戶。受護園學於戶崎淡園。傍學擊劍。頗究其奧。居十年。歸鄉授徒。文化某年歿。年五十。肅翁與葛南志毅並有遺稿。敬業有八條孝子傳。增氏家訓。皆藏于家。  
森田益曰。余已爲中賢女傳。又爲肅翁敬業二先生傳。附以葛南志毅二氏。肅敬翁業之事。質之鄉之父老。父老爲余道如此。葛南余猶及識之。容貌雄偉。稱其心。志毅恨不及見焉。然讀其遺文。亦足以知其爲人矣。



肅翁敬業二先生之時。有善書者村瀨金岱焉。有精於古醫方者福島芳翁焉。皆異能之士也。金岱善書。人能知之。芳翁為良醫。世少知者。余豈忍使之湮沒不傳乎。翁名芳邦。字宗範。一號慎獨軒。吉野郡下市村人。父某以擊劍著。翁幼志於醫。初宗朱李。後遇一士人。聞古鑿方。喟然嘆曰。疾醫之道在此矣。乃游京。受業松原一閑齋之門。未數月為塾長。既歸。卜居於五條驛。其療病。本於松原氏。兼取後藤氏。行以神機。回生起廢。不可勝數。當此時。京師名醫中川修亭來寓。紀之橋本驛。聞翁名來見。大悅其說。遂委贄為弟子。筆記其所聞。名曰芳翁醫談。翁容貌雄偉。美鬚髯。性嗜酒。一飲一斗。方醉。醉則掀髯曰。吾師一閑齋。卓犖不群。以天地為家。以庶民為子。大丈夫當如此。其英邁率類此。然翁於技。未嘗自誇。常謂弟

子曰。凡技不可誇者。無如醫。何則。同症而投同方。一愈而一不愈者。往々有焉。余齡至耳順。此疑未釋。然汝輩勉之。翁之豪放。出於天資。而其不誇技如此。翁以享和某年歿。年七十六。有一女名龍。配讚岐畫史富五嶺。金岱名藝字以三。書學歐陽率更。殆逼真。金岱先芳翁歿。年若干。

森田益曰。余為芳翁傳。據修亭所記醫談。又質之於其姻戚櫻村氏。附以金岱。金岱以書著。然其人頗好讀書。蓋文雅之士也。不可以書家目之也。

西川懿傳

五條驛之西。有一小流。曰西川。南流入芳水。有懿字士德號桃源者住焉。因氏西川。世為驛之甲頭。懿性嗜學。受業於荒



井鳴門。爲其高足。又善詩文。讀者皆以爲儼然士大夫。及聞其居賤役。莫不驚嘆焉。甲頭之爲職。詰盜糾罪。勢不得不流於刻薄殘忍。懿則未嘗以聲色加物。而罪人自服。人以爲溫厚長者。懿嘗記龍門民變。觀其所論。蓋抱慷慨之志者也。豈止溫厚長者哉。懿以文政某年歿。年三十八。妻某氏。名峯。字季容。善書畫。當其夫病。誓欲共死。夫死後。悲泣不已。遂臥病不起。距夫之死。僅月餘。

烈女阿富傳

浪華之市。戶不下十萬。而幼蒙旌賞者。前有義童。後有烈幼也。奇矣哉。

女。義童以身殉主。距今不遠。而人不記其姓名者。由無傳也。烈女之事。及今不記。恐亦歸湮滅。故爲之傳。女名富。僦居內久寶寺街。以鬻紙爲業。父早歿。遺孤四人。女其第二也。一夜賊數人突入。舉家皆逃。獨女與長兄仁三郎及弟吉藏在。賊挺刃劫兄。問財所在。時女甫十歲。以身蔽弟。出所蓄星金。乞赦兄。賊怒。刀背連擊女。女委身刀下。曰。殺妾赦兄。無兄如家何。辭氣悽惋。賊相顧感嘆。引去。後賊被捕。自招。市尹召女及兄。親問其狀。以聞大府。大府賜銀十錠。旌之。實嘉永元年七月十九日也。距遇賊之日。百有餘日。

森田子曰。烈女之事。傳聞多異同。余使人質其家。記之如此。至義童則余將索其實傳之。



俳優中村芝翫傳

弘化丁未十一月。俳優中村芝翫死。衆皆嘆惜至淚下。客謂森田子曰。芝翫近世名優也。子盍爲之傳。森田子罵曰。彼乞丐之徒耳。且彼輩壞俗傷化。名教之罪人也。我將筆以誅之。而子欲傳之乎。客曰。子未知俳優有人焉爾。蓋近時俳優以善行蒙旌賞者。前有市川團十郎。中山文五郎。後有芝翫。芝翫之事。尤可傳焉。森田子躍然起曰。苟如此。我可以援筆矣。乃叙客言。以爲芝翫傳。芝翫幼名駒之助。號眼玉。初稱鶴助。後改今名。其義父梅玉。梅玉之於技。世稱爲古今獨步。芝翫幼爲其所養。住大坂。大坂之俗尙俳優。自衣服簪珥。以至凡百器玩。名優一爲之。人爭倣之。其弊極大。壬寅新政之行也。官首抑之。凡優人登場。禁服絹帛。旣而犯禁抵罪者相踵。芝

翫奉法。終始如一。徒弟翕然化之。初優人皆雜居市井。官以與齊民無別也。盡移之於城南難波新地。芝翫窃謂是猶非吾輩所宜居也。乃移居長街。長街者。乞丐之淵叢也。官義之。賜錢若干緡旌之。芝翫爲人。高矐巨眼。其演技酷肖父。人以爲梅玉再生矣。是以年未壯。名聞天下。而素行謹敕。性淡於色。婦女懸戀。百方挑之。不顧也。芝翫嘗舉子。富商某。贈絹一匹。賀之。辭而不受。其廉亦類此。團十郎。江戶人。爲名優。市川海老藏子。海老藏嘗有罪被逐。團十日夜哀慕。斷酒肉。徒跣日賽。不動尊。祈父赦歸。官賜錢若干緡旌之。文五郎。大阪人。爲中山文七弟子。文七亦一時名優。及年老。技不售。流落乞食市。文五遇之。途流涕携歸。爾後有人延己者。必先使延其師。而後應之。以故文七得不匱。官亦賜錢賞之。文五年已強。



團十郎猶壯。芝翫死年三十八。  
森田子曰。嗚呼。芝翫一俳優耳。而生蒙旌賞。死人嘆惜流涕。彼雖其技超出一世。非忠實信於上下。焉能至此乎。余恐後生尋常俳優視芝翫。故爲之傳。團十文五之事。其父師亦有足稱者。余又略叙之。以附其後。

左衛門尉楠公警塚碑

正平三年正月。車駕在芳野。賊將高師直大舉來寇。左衛門尉楠正行。與其族黨百四十三人。詣行宮陛辭。畢。拜後醍醐帝陵。入如意輪寺。各截髻。題姓名於壁。進戰皆死之。今茲乙丑之秋。益自備中歸鄉。將登談山。遂遊芳山。會津田正臣欲建石以表公警塚。來請文益。益曰。余且遊二山。子姑待之。既

而登談山。謁大織冠藤公廟。規模宏敞。殿宇壯麗。使人不覺起敬。及登芳山。首問其瘞髻處。在蔓草寒烟中。過者或不知也。於是益低回不能去。潸然淚下曰。公與藤公均王之蓋臣也。藤公斃。大慙於一擊。回天日於將墜。位極人臣。子孫蔓衍。廟食百世。公則討賊不克。宗族盡殉難。今欲求其遺跡。而不可遽得。嗚呼。何其幸不幸之異也。已而拭淚以爲。其幸不幸雖異。其功未嘗不同也。夫藤公回天之績偉矣。然比之公之大節彪炳。與日月並懸。存綱常於無窮者。未知其孰愈也。益既歸。正臣復來促。乃舉前言告之。且曰。方今夷狄猖獗。九重宵旰。士効力國家之秋也。事成則爲藤公。廟食百世。不成則爲公。死節垂名竹帛。豈非大丈夫之至願乎。正臣躍然起曰。是可以表公警塚矣。遂書以與之。正臣字仲相。稱監物。世仕



紀藩楠中將十八世之裔云。慶應紀元冬十月。大和森田益撰。

小野新四郎遺愛碑

備後福山藩封內蘆田郡大莊屋小野新四郎翁。既歿之後。十餘年。桑田村民懷舊德。欲立祠祀之。其子昌信辭之。於是改圖建石。請余文以表之。按狀。翁諱基國。字巨卿。福田村人。新四郎其通稱也。翁少襲父職。爲本村莊屋。後兼管桑田村。村地僻土瘠。加之莊屋不得其人。通租歲積。逃亡相踵。田多荒蕪。而賦額如故。闔村殆欲絕烟。及翁管之。首請官免通租。貸金若干。使組頭三右衛門率民治荒蕪。致力耕種。又作廬舍。招逃亡。於是民始得其所矣。地原汗邪。不生麥。宜藺。而藩

法。除沼隈郡外。概不許種藺。翁建議種之。又鑿溝疏水種麥。收入益饒。遂爲富村矣。文化甲子。藩主謙德公。巡視之。次召翁。手賜朱漆杯賞其功。而賜三右衛門。以青銅五百貫。先是翁以治本村有功。許稱氏帶雙刀。皆特典也。既而擢爲大莊屋。嘗此時。郡中苦多費役。翁請盡除之。至今民賴之。後十餘年。告老傳家。昌信爲俗所謂六十六部狀。周遊天下。乞名流書畫。錄其姓名。命曰海內偉帖。弘化二年丁巳二月十五日。以病歿。壽七十六。翁爲人淳謹。其事父母。奉養備至。每夜必按摩。而後就寢。雖繁劇之際。不廢。人以爲難。余初閱偉帖。以爲翁風流一胥吏耳。今詳其狀。乃知翁有至性者也。不獨有至性。有功於民者也。宜民慕之不已也。首唱建碑者。常直。常直岡田氏。卽三右衛門之孫。今爲莊屋。爲人朴實。能稱其職。



云。

中原蕉齋墓碣銘

備中玉島之北一里餘。有村曰上成。屬龜山藩封地。背水而  
邑焉。余嘗西遊。講學於此。聽者群集。農夫漁郎亦與焉。余謂  
僻邑小民。乃能知嚮道。豈無故而然乎。既而聞之父老。往時  
有中原蕉齋翁者。西山先生之高足弟子也。常會村民講道。  
余曰。果然。翁導之也。翁諱貞固。字子幹。本氏某。賀陽郡宮內  
村人。父諱正辰。母藤井氏。爲中原吉右衛門君諱武申所養。  
因冒其氏。翁爲人謹慎好學。西山先生家在鴨方。距上成數  
里。翁常齋糧往來問業。後與同志謀。築學舍於水上。號曰雪  
堂。月邀先生講習。暇則吟哦相樂。翁善治產。承家未幾。生業

益盛。富雄於閭里。數資藩用有功。藩主召見。擢總禮格。遂進  
櫓奉行格。賜秩五十石。嗚呼。世之善治產者。豈有好學如翁  
者乎。善治產而好學者有矣。豈有德化及久而不泯如翁者  
乎。是宜傳也。翁以寶曆三年四月十七日生。以天保九年十  
月十日歿。享年八十六。葬村南觀月庵先塋之次。配卽吉右  
衛門君之女也。生二男一女。長曰健嗣。先歿。孫剛嗣。次曰武  
恒。分產。女適數田某。剛從余學。乞銘其墓。銘曰。  
玉嶼之北。秦川之西。比屋接籬。農漁雜栖。中有君子。德及黔  
黎。遺音長存。清與水齊。

久保田翁墓碣銘

吾友谷子正。學貫古今。爲人確實。不肯輕許人。而獨稱久保



田翁不置。嘗欲爲之傳。嬰病不果。余謂翁一胥役耳。何必傳之。子正無乃過賞乎。及讀其狀。乃知其言之不虛矣。翁諱長朝。通稱助左衛門。晚稱助作。大和人。本姓越智。系出於小千命。南朝正平中。修理大進行博。奉勅築砦於葛上郡北久保村。居之。子孫遂家焉。行博父子相繼死。王事裔孫某。補高天祠長吏。管神戶。後嗣式微。世爲鄉長。一村之田。皆爲其所有。因氏久保田焉。祖諱某。安川氏。考諱某。內原氏。而承久保田氏之後。祖妣與妣。卽其家女也。翁家本富饒。至祖考產大落。翁勤儉力農。久之產漸裕。遂復先業。爲人長厚溫和。而勇於爲義。慨然有濟物之志。方此時。奸民之有貴者。託名王家。放債射利。坐收十倍之息。號曰名目銀。愚民無知。爭吞其餌。蕩田破產。逃亡者不可勝數。其禍遍於國中。翁憤之。乃與同志

謀。具狀鳴官。以除其害。闔國賴之。大府稅法。照米價納銀。會歲凶。米價騰賙。至石銀百四十錢。翁請得減十之四。民以蘇息。歡聲載路。噫。子正之言當矣。非過賞也。宜其欲傳之。翁娶田中氏。生五男。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六女。適安川木下島岡七川平井諸氏。翁開華甲筵。諸子女悉携其兒孫來侍。奉觴膝下者。六十三人。年踰七十。孜孜爲善。平生爲人排患解紛。獄訟衰止。其他復廢村開荒田。爲公私無窮之利。亦不少。事聞大府。弘化丙午。代官某君奉教旨。賜書及白銀褒之。蓋曠典云。翁以某年某月日歿。享年七十三。葬村內福嚴寺。翁容貌雄偉。其腹彭亨如抱鼓。人望知其爲大度人。自少至老。專心於濟物。未嘗寧處。可謂勞矣。雖然壽而多子孫。天賜之也。蒙褒賞。人賜之也。天賜之人賜之。足以酬其勞矣。况爲



名儒所賞嘆。余安得不文以表焉哉。銘曰。  
葛城之秀。鐘爲俊賢。偉人之志。偉人知焉。我文不偉。援筆絕  
然。

小野鶴齋墓碣銘

翁小野氏。諱義方。字敬直。初稱恒三郎。後襲父稱小十郎。鶴  
齋其號。娶田中氏。生四男三女。長曰義徵。嗣。次曰應助。一女  
適室某。一女尙幼。餘皆夭。考諱忠貞。妣大塚氏。世家於備中  
淺口郡上成村。村屬丹波龜山侯采邑。有豪農十餘。皆以通  
財資藩。用列仕籍。翁家其一也。翁年十五。喪父承家。時產衰  
負券萬金。翁慨然發志。痛自節儉。勤業不懈。未幾產稍復。嘗  
闢田於隣邑連島。人或言。恐爲海神所祟。翁笑曰。苟利於人。

何畏海神。遂闢之。於是產大興。村民賴其利。藩主擢勘定組  
頭格。天保十三年病歿。享年五十三。葬于邑南觀月庵先塋  
之次。翁爲人方正嚴毅。雖祁寒盛暑。未嘗有惰容。中歲喪偶  
不復娶。常以教督二子爲事。二子讀書勵行。衆謂小野氏有  
子矣。家有二僕。嘗蒙旌賞。一以忠。一以孝。人以爲其教之所  
及矣。嗟。翁早歲承家於衰頽之餘。乃能興之。又教二子。延及  
僮僕。偉矣哉。翁少時。夢鶴有所感。因以爲號。余嘗爲鶴齋記。  
及義徵請銘。乃依其意銘之。銘曰。  
玄裳縞衣。夢與翁親。翁之於鶴。蓋有宿因。鶴兮保壽。翁何早  
泯。雙雛相和。聲聞丸旻。翁雖逝矣。其壽千春。

鳴井熊山墓碣銘



天保庚辰之歲。余在昌平學。學生七十餘人。相與研究經史。商量詩文。而最與備前。鳴井君熊山。丹後野田子明友善。當時天下太平。四海無虞。我三人者。講習之餘。看花東台。賞月墨陀。賦詩飲酒。以爲樂。已而君西歸。余亦歸鄉。獨子明留在東。不相見二十五年。丙辰之歲。余西遊在備中倉敷。欲訪君而未果。會子明自浪華至。余乃折簡招君。於是三人再會。驩然道故。然此時亞魯英佛諸夷舶。陸續踵至。強乞互市。海內騷然。回視前日之樂。恍如隔世。君坐間出示房戍稿曰。是吾去年從我主戍安房。營中所得詩也。二君請評之。余與子明受讀之。其音悲壯蒼涼。憂世之情。溢於言外。因共論時事。慷慨歎息。至淚下。無幾復離散。不相見六年。辛酉之春。余再遊倉敷。君則已歿矣。而子明之訃亦適至。嗚呼。二人者已死。則

余老可知也。而天下之形勢。一日變於一日。東西互市益盛。而外夷來犯西陲。砲聲相交。警報如織。余每聞之。輒神傷魂。消。嗚呼。君幸而不在焉。如使君在。其感慨何如也。頃其門人橫田某。持君狀來。乞銘其墓。夫天下知君而文者。無如子明。而子明已死。則銘君者。非余而誰。君諱西銘。字東仲。通稱耕太郎。熊山其號也。別有深山野人愛吾盧等之號。兒島郡浦田村人。考諱某。配石井氏。生二男。君其季也。性好學。幼受句讀于鶴鷄春齋。長遊于茶山菅翁之門。以詩著。及入學。受業於博士侗庵古賀先生。數年學成。歸鄉下帷。弟子雲集。藩老池田君。辟爲儒官。班中小性。賜俸若干。君生于享和三年癸亥歲。歿于安政四年丁巳歲六月朔日。葬於村西黑山之麓。享年五十有五。娶小林氏。生三男。仲滋嗣家。餘天。二女。長適



人。次天。君容貌鄙朴。望之宛然一田夫也。而其中沈毅。不枉已從人。嘗至一權貴。權貴問為政之要。君對曰。在通下情。曰。如何則通下情。曰。近衆吏而親之。則下情自通。子之先君。能用力於此。而子則不能也。權貴改容謝之。其剛直大抵類此。君性至孝。嘗蒙本藩旌賞。其主君亦賜物賞之。學奉新安。終身不變。詩文雅潔。尤長于七言風土詩。淡而有味。蓋得管翁之衣鉢也。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嘗輯錄亞夷入港以來之事。積為十餘卷。名曰嘉政傳聞錄。皆藏于家。夫君學術純正。而長于詩。人皆知之。其至孝或未知之也。其至孝人皆知之。其慷慨憂世。或未知之也。余故叙今昔之離合表其墓。亦欲以著君憂世之志也。銘曰。

嘆老嗟卑。衆皆徇私。君獨憂世。今李習之。余無歐公筆。豈莫

愧拙辭。

井上竹苞墓碣銘

古松數十株。排列門前。鬱然蓋屋者。井上竹苞翁之居也。余嘗寓其種龍樓歲餘。善知翁。翁為人真率洒落嗜酒。其待客不屑々於禮遇。舉動往往出人意料。一夜三更余就眠。有大聲呼者。曰。先生寢否。余蹴衾而起。翁手一壺酒。推窓推示明月。躍松間曰。有此好下物。豈可不共一杯乎。乃對酌談玄徹曉。如此者數矣。已而余歸鄉。數歲之後。再登其樓。風景依然。而其人則亡矣。悲夫。翁諱惟重。字子威。通稱武仲太。竹苞其號也。本氏上野。為井上春房君所養。井上氏世住於備中淺口郡福島村。通資於藩主龜山侯。侯擢為勘定組頭格。娶小



原氏生二男。長德嗣。季堅分居。三女皆適人。翁性好禪理。醉則前膝曰。有一發耳。一發則頓悟也。余觀世之豪族。大抵凡俗。其脫塵如翁者。豈易得哉。翁以嘉永四年九月念四日歿。享年六十有四。葬于屋後之山翠雲深處。銘曰。屋前屋後。皆無不松。生住松林之下。死葬松林之中。余弔翁月下。瑟瑟起清風。

河野桂陰墓碣銘

播磨河野夢吉寄書曰。家兄愛桂號桂陰。一旦桂為風所折。未幾兄友。願托名於大集圖不朽。余謂。夢吉以博學雄辯著。桂陰君為其兄。則必有可傳者。及讀其狀果然。君受中西氏之鑿術於家庭。問儒學於吉田翁。平生手不釋卷。然有請治

者。投卷而行。回生起死。不可勝數。君事父母得歡心。鄉黨稱孝。及歿。會葬者二千人。嗚呼。君有濟民之功。加之以孝。是可傳也。君諱維蛟。字雲瑞。通稱三策。綱干人。考蘭臺君諱某。本氏森澤。為南海君諱某所養。配以其女。君其第二子也。以元治元年甲子六月八日歿。享年四十五。葬於萬福寺先塋之域。娶長久氏。住四女。皆幼。養姪璜為嗣。某氏也。銘曰。嗚呼桂樹。為風所摧。雖則摧矣。其馨遠哉。

女孟墓碣銘

女孟。方父講孟子於備中倉敷村之日生。因名焉。文久三年四月念四日。以病天。葬于村東清江山。父嘗疑性善。女生而十月。父自外歸。女在母懷。輒呼阿爺。於是信性善不疑矣。又



嘗以天壽不貳爲無難。及女死不堪悲哀。乃知知命之難矣。嗚呼。天欲警發父。所以授女奪女歟。女父大和人森田益。母小倉氏。女死年僅三歲。浮屠諡曰孟含童女。銘曰。清江之山。山綠水清。埋汝于茲。以安其靈。

山路延太郎墓表

延太郎。備後豪農山路伯美嫡子也。母桑田氏。生而岐嶷如成人。父嘗欲改作其門毀之。兒驚而止之。涕泣不已。告之。故則大喜。余曰。此兒必大其門矣。父口授二十四孝贊。輒能誦之。或與菓餠使誦之。不肯曰。兒欲歌隊々於君前耳。時藩侯巡封內。有枉駕之命。而隊々者大舜贊首二字也。余曰。此兒必蒙褒賞矣。既而臥病遂不起。嗚呼。余老矣。顧不及見大其

門。獨欲見其蒙褒賞。今乃表其墓。悲哉。兒年六歲。以安政五年三月廿七日天葬於念佛院先瑩之側。

節齋遺稿卷下終



跋  
 節齋先生之在備中也余刀圭餘暇從學文先生為余言苟欲作文不可不知讀文之法凡讀古文探其主眼索其神髓辨文理血脈之所注明關節轉換之所在而察其圓活流動抑揚起伏之勢謂之讀文之法是之不知而欲作文亦難矣蓋先生之講文亡論遷史以下唐宋諸名家其治古經讀諸子亦必推明文理剖析絲毫如剝皮膜而見筋脈貫通之狀使聞者豁然解悟先生既有此識力是以其所作簡而合法淡而不俚精神自存于字句之表豈徒尚藻飾排字列句自以為巧者之所能窺哉先生歿已久矣其口講指畫不可復承所可見者獨其文而已然由文釋意就跡求神則於修古文庶幾有所得乎遺稿刻成因題數言

明治十五年六月

島田泰夫撰



跋

昔者重範侍節齋先生之講帷有人清刻其集先生不聽因  
舉柴野碧海翁之語論門生曰翁常言傳後之文不要多畢  
生得三十篇則足矣翁之學之文而其言如是予豈可刻燕  
辭以貽嘲於後生哉頃重範與社友選先生遺文僅存其二  
三者蓋為此也且先生文名夙噪海內每一篇出人爭傳寫  
而此卷則鈔先生晚年手定稿本故字句與坊刻有異同焉  
嗟乎先生既為藝苑所重而其畏後生如此是先生之所以  
為先生也校字既畢將附劄誦之一過恍然有接警咳之  
想

壬午孟春

片山重範并書

明治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印刷

明治四十三年十一月廿二日發行

著作 者 故人 森 田 益

發行 者 宇智郡 教育會長 辻 萬 三

印刷 者 大阪市東區本町一丁目三〇番邸 長 尾 政 吉

印刷 所 株式 會社 大阪 國 文 社

發行 所 奈良縣宇智郡教育會



非賣品





1168



0802  
196



